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田間易學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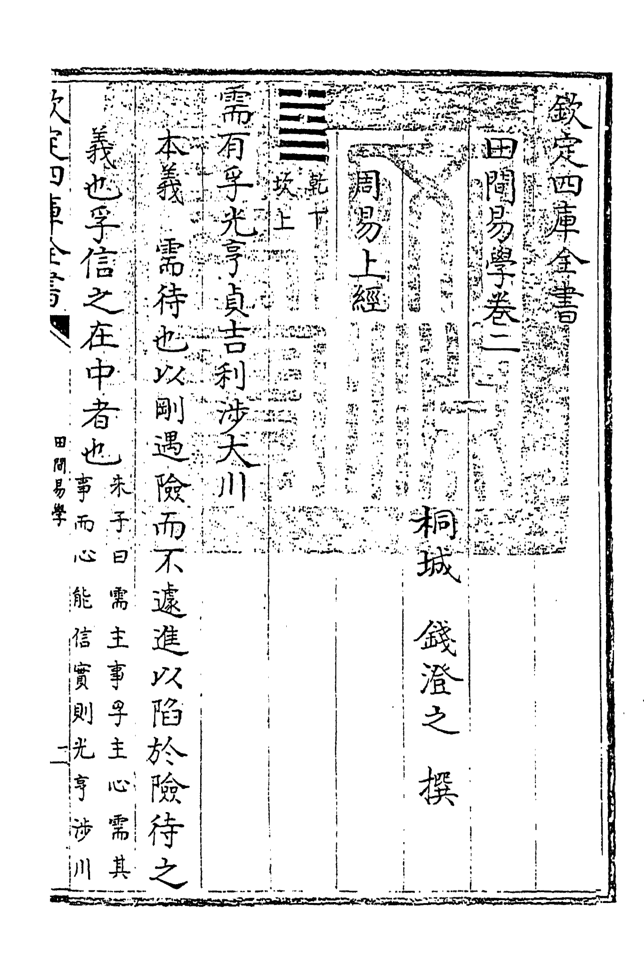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録監生臣曹錫爵



田間易學卷二

周易上經

桐城　錢澄之　撰

☵☰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本義　需待也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　朱子曰需主事孚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涉川

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　蔡虚齋曰以剛遇險故不遽進益隂柔性躁不能寧耐乾剛則沈毅不苟而能堅忍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　需而有孚者益人之所需有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之誠然者故貴有孚　有孚以心言貞就其事言世固有心孚而事或不正者故兩言之

見易曰金水内景日火外景水之陽在内也坎之光亨以其有孚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王註 謂五也位乎天位用其中正以此待物需道畢矣

張希獻曰乾三陽進迫乎坎遇險而能需者也坎一陽居中守正處險而能需者也遇險而能需則不至犯險處險而能需則又將出險矣 朱子曰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然合當需時便需 蔡虛齋曰世間人事有當需而不能需者多是屈於勢力之不足既屈於勢力之不足則有不得遂其心而盡其道者矣如唐憲宗之平淮蔡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倘非其據尊位主張得過鮮不搖於紛紛之議矣本義謂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尊位二字不可略 需之義正於不陷處見為需若只不得不止不名為需

火傳曰乾剛以濟坎陷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夫能動而能不動非至剛至健者不能故曰

剛健而不陷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孔疏　若言天上有雲无以見欲雨之義言雲上于天是天之欲雨待時而落所以明需于本義　雲上於天无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耳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也　易略曰凡人利害得失迫於其中一飲一食俱不自得吐食而應當食而嘆忘食而思能需之人一无營繫故飲食能宴樂也

見易曰陳平飲醇於諸呂之世寇準縱博於澶淵之軍皆以飲宴為需者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孔疏　難在于坎初九去難既遠故待時于郊郊者是境上之地亦去水遠也　程傳　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胡仲虎曰國外曰郊同人以象上九此以象初皆取其遠也同人于門于宗而後于郊近而遠也需于郊而後于沙于泥遠而近也　顔質卿

曰乾德行恒易以知險人无恒德或為才能所使或為事勢所牽或為意氣所動不覺便犯難而行故不失常

最難

見易曰初九需之最早恐中道而變故戒以利用恒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王註　轉近於難故曰需於沙也　吳幼清曰二與坎水中爻相應猶沙地雖瀕水而遠水已漸漬於其中故曰需於沙

見易曰夫人有志於需以言語小不忍而中敗其志者有之衍中者非小有言所能動矣衍在中即乾九

二寬以居之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本義　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楊誠齋曰初需於郊止而不敢進二需於沙進而不敢逼三需於泥則進而逼於水矣然坎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自狎水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楊敬仲曰雖處迫險之地致寇則寇至不致寇則寇不至

六四需於血出自穴　象曰需於血順以聽也

荀九家曰雲從地出升天莫不由穴四處坎始居穴者也坎為血卦能憂故見幾而順聽出穴者避陽也

本義　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柔得其正需而不進如是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黃元公曰需於血纔是善處困人今人只說置身无事之地便不能需血矣

見易曰郊之去險尚遠人所不必需者而需焉以剛而能耐也血則險難迫身人所不能需者而需焉以柔而能安也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本義　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於尊位故有此象

蔡虛齋曰非陽剛中正不能安以待之非居於尊位則不得安以待之只需於酒食便是貞非復戒之以貞也

見易曰需者所以濟天下之至險也託酒食宴樂使物情莫測以候機會之至故一出而有功所謂遵養時晦也傳曰以中正也非中正如五則沈湎而已不名需也

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本義　陰居險極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

進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　金汝白曰四與六坎之二陰皆言穴猶坎卦之初與三皆言坎窞也　朱子云不當位者王弼謂初上无陰陽定位伊川云陰陽奇偶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見易曰坎位在五九五為濟險之主三陽來而上客之非其位也困之上六位當矣曰未當以理言也此曰雖不當位以時義言也　敬之終吉易雖為君子謀未嘗不為小人謀也曰終吉明非目前即食其報皆需之義也　詩云何以速我獄註云速召致也　自陽呼陰曰寇自陰稱陽曰客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本義 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爲内險而外健又爲巳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

胡仲虎曰需訟二卦皆以坎之中實爲主特需之坎在上爲光爲亨訟之坎在下爲窒爲惕窒惕者光亨之反也本義於需謂涉川尤貴於能待就需待之義說利涉於訟謂以剛乘險以實履險就爭訟之危說不利涉大抵能安其分則爲需以相待不能安其分則爲訟以相爭 蔡虚齋曰只言中吉可矣必言惕中者訟之事惟能懼乃能中不懼則健於訟矣此見聖人之深於人情也 不利涉大川對利見大人亦有一曲一直之分利見大人直者之利也涉大川乃行險以僥倖者則其不直可知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

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丘行可曰剛來而得中此卦變也易言卦變始於此剛自上而下為來柔自下而上為往為進凡卦中言剛柔上下之往來多三陰三陽之卦謂內外兩體之變也如噬嗑賁之類是也有四陽二陰之卦亦言剛來柔進者謂上下一爻之變也如訟晉之類是也聖人之言卦變於此見其兩端焉

見易曰剛者恃理而行得中則不敢過恃其理夫人以理直而訟有不敢恃理之心則念轉矣轉念則不成訟大人以中正為德見之則理得而氣平故有孚窒而不能已於訟者見大人則訟可无訟也　書呂刑云咸庶中正則中正者聽訟之道也虞芮爭田之訟必欲見文王鼠牙雀角之訟必欲見召伯皆以其

中正也入於淵謂其情險不可測也

今按本義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而有訟夫上之勢足以凌下自不須訟惟下屈於勢而又負其行險之才是以有訟凡訟皆下為之故卦有自下訟上之象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本義 作事謀始訟端絶矣 項平菴曰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難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於匕筯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笑談之頃謀始之悔豈不深切著明乎

見易曰齊晉之兵由於婦人之笑客吳楚之禍起於女子之爭桑事之始蓋有人能謀有非人所能謀者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胡仲虎曰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冀其不成訟也　終凶者上九在訟為終在人為不終終吉者初六在訟為不終在人為有終　蔡虛齋曰小有言與需九二同言其傷我者小也只用略與之辨辨明即止辨得明便是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本義　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

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

火傳曰二非與五訟也二爲坎主初三二陰與之同體而上應於九四上九二與爭而成訟故有自下訟上之象二不克訟以四與上近在君側投鼠忌器也待罪下邑以祈天王之一察故得无眚二剛而得中故能猛於改過若晉郤至與周爭鄇田周使訟諸晉晉侯令郤至勿敢爭則猶存歸逋之意也　无眚者周禮憑弱犯寡則眚之眚者四面削其地也　三百戶者鄭注禮記云下國下大夫之制若其大都偶國則非逋竄之道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

從上吉也

本義 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王之事則亦必无成功 項平菴曰六三之舊德坤也坤之中爻動而成坎初六六三皆舊爻也曰貞曰或從王事皆坤六三之舊辭聖人引之以實其義使人知三百八十四爻皆乾坤之舊也

見易曰二與四所爭者初與上所爭者三也惟二不克訟故初不永所事三從王事无成曰事者初與三本无有訟因二之訟而牽入事中也三與上應為舊德二不克訟故三仍從上

火傳曰坤三曰无成有終訟三但曰无成訟不可終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王註　初辨明也　程傳　命謂正理失正理為方命故以即命為復也剛健而不中正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則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而安貞則吉矣存疑曰不失解吉字以理之得失為吉凶非以事之禍福為吉凶也

見易曰君子安於理小人制於命至於有激而訟志在必勝則命亦有不能制者矣不知勝負得失之間

亦有命存焉惟能廢然自反然後知行險僥倖者之徒勞而居易俟命者之安貞也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本義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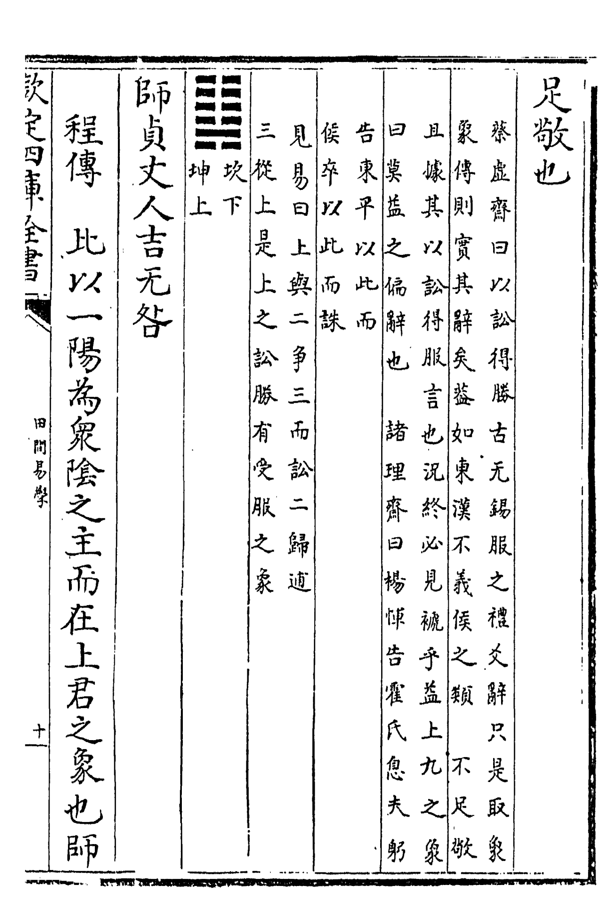
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蘇子瞻曰九五處中得位而无私於應訟者莫不取曲直焉所以為元吉也　胡仲虎曰古人不貴聽訟而貴无訟初不求訟三不訟四二不克訟在下者无訟此九五所以訟元吉也　象正曰五之訟自訟者也君子見過而內省闇憑若詰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故人質成者也鬼神聽訟者也詩曰无曰不顯莫予云覯是衛武公之自訟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

足敬也

蔡虛齋曰以訟得勝古无錫服之禮爻辭只是取象象傳則實其辭矣蓋如東漢不義侯之類　不足敬且據其以訟得服言也況終必見褫乎益上九之象曰莫益之偏辭也　諸理齋曰楊惲告霍氏息夫躬告東平以此而侯卒以此而誅

見易曰上與二爭三而訟二歸逋三從上是上之訟勝有受服之象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程傳　比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

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師之象也 本義

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

君命將出師之象 參義曰凡用師之道在得正與擇將而已若不得正則兵出無名而事不成不擇將則將不知兵而喪其士卒 程子曰吉无咎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而有咎凡无名行師而幸勝者是也无咎而不吉凡聲罪致討而不勝者是也 胡仲虎曰丈人即長子也自衆尊之謂之丈人自君任之謂之長子見易曰坎二為將坎中男也而象曰丈人爻曰長子所謂老將也老將在歷練之久不在年齒之高如鄧禹耿弇周瑜皆老將也自乾坤以後坎即用事至此五見則坎歷事久矣是可為丈人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本義　以謂能左右之也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

吕伯恭曰能以衆正言為將者九二是也可以王言命將者六五是也　胡仲虎曰剛中而應彖傳凡五見或五應二或二應五本義於他卦不明言之而師獨曰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以在師之時五之信任乎二尤不可不專也曰毒者見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沈疴堅癥不輕用也

見易曰三代以下至春秋列國凡出兵未有不正者所謂紀律之師也往往不戰而勝勝則折首而已无大誅殺也紀律廢而後出奇奇則以坑屠爲事故奇以少勝惟正兵乃能用衆也人主急欲成功樂用奇兵以收速效其將守正而久之无功非簿責且遣代矣則剛中而應之難也三國惟武侯能不用奇陳壽短之以用兵非其所長

是豈知古之師道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本義　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見易曰寓兵於農若水之陰行地中而人不知故不惡无兵有民則有兵矣平日容保其民正所以畜聚

其衆也惟能畜衆故能以衆

火傳曰國語稱宣王料民於太原葢將籍戶口以補南國之師此時兵農猶未分也自商鞅盡以秦民比伍編之有衆而无民矣管仲作内政以寄軍令雖意與鞅同而猶文之以先王之教李泌欲復府兵後世保甲鄉團猶存古法萬一焉要在酌古今之時宜變通而行之耳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王註　為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律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　本義　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

不字　胡仲虎曰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律令森嚴出師之常其勝負猶未可知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見矣　方君則曰以律有指律呂言者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又六韜云夜半遣騎去敵壘九百步持律管當耳大呼有聲應管武王吹律推孟春至季冬殺氣相併而音尚宮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古人出師用律之證也音律通乎法律要必法律嚴然後音律清耳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程傳　二乃師之主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

居下而專制其事惟在師則可六五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益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 本義九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而為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 吳幼清曰錫命如王使宰周公錫齊侯命王使內史過錫晉侯命是也至於三者天寵之優渥也

見易曰二在師中正如趙充國之在湟中羊太傅之在襄陽老成鎮靜而已生功喜事之徒必有為師久无功之議賴六五信任之耳王命時錫故其權益重而其下不敢違其節制如初之出以律四之不失常者是也六三以偏裨而居二之上殆近臣而有單行者乎恃君寵而不聽將命如趙穿之違臾駢欒黶之

蔑荀偃是也故夫專任二者本五柔中之德而參以三者五中而不正之過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程傳　三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任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　本義　輿尸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　楊龜山曰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制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衂則輿尸之凶可知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傳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惟取其退之

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　本義　左次謂退舍也

楊誠齋曰善戰者不必進退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是已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咎於何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王註　處師之時柔得尊位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直　本義　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

有禽之象 馮厚齋曰禹之征苗啟之伐有扈胤之征羲和自虞夏以來其伐有罪必執言不但鳴條以後也 胡仲虎曰三曰師或輿尸危之之辭至五則直書曰弟子輿尸益謂五用二而又用三必至於此故長子帥師不言吉而弟子則曰輿尸貞凶甚言任將之不可不審且專也火傳曰裴度請勿置監軍而淮蔡以平李德裕請罷監軍而三鎮皆定此任將之效也古今任將不專而致敗者㫖林父邲之戰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自有觀軍容使豈惟喪九節度之師唐卒以此亡其國矣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程傳 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固不必皆君子也故

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此專言師終之義朱子云開國承家未分别小人小人勿用是勿用與謀議經畫耳漢光武定天下後論功行封其用之與政事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深得此爻之義

見易曰小人者誰弟子也弟子雖敗猶虛冒軍功以邀封賞君寵之也上六大臣奉君命以論功行賞寧違君命不可用也用之不惟灰功臣之心而後憂方大耳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程傳 筮謂占決卜度必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

比元永貞則无咎　古之人君有元而不永者唐玄宗其始勵精圖治有人君之德而不能善其終是不永也有元永而不貞者漢文帝恭儉化行二十餘年如一日而好言黄老之學是不貞也是皆未免有咎

胡仲虎曰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　來者自來後者自後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吾不問也此九五之所以為顯比也　馮厚齋曰萃比下體同坤萃有四以分其權故元永貞言於五比下无分權者故元永貞言於彖　徐進齋曰後夫凶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横不來　時論曰古之射示諸侯不朝貢者為不寧侯　文王事王季食

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謂食之餘无以再進也又秦禁原蠶漢立原廟皆言再也

象曰比吉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兒易曰下順從也指下四陰而言上下應也則兼上六而言是上六究竟亦應五者特以後至而凶耳故爻辭曰比之无首傳曰无所終也言其不能善始則必不能有終鄭生說田横以天下後服者先亡謂後雖服亦亡也

今按輔嗣以原筮元永貞句屬之上比之人本義則屬之為下所比之九五象傳之所謂剛中者既明指五矣惟九五有剛中之德本不期人之比而人自比之所以為顯比也又何用原筮之而惟恐

无以來人之比乎愚謂元永貞者九五剛中之德也原筮者將上比於五之人也馬援謂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故必比得其人而後可以无咎此為上比九五者言也程傳亦主此義但言之未分明耳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本義 象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 朱子又云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萬國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是比天下之道 顏質卿曰地中有水水藏乎地中而不可見也地上有水水行乎地上而有所歸也聖人法地中之水藏天下於天下得容民畜衆之道焉法地上之水以天下治天下得建國親侯之道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本義　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若其充實則又有他吉也

趙汝楳曰易六爻貴於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應者惟比諸爻不論應否而皆以比五為義

見易曰衆陰比五初去五最遠比之最先蓋純誠而无所覬望者此比之出於有孚者也孚久而不渝則盈缶矣其初祇期无咎而終有他吉之來也他吉者意外之獲也魯之分地於齊以先至而多受地亦他吉也

火傳曰易言有孚皆取中實為義初六陰爻亦曰有孚者即於初取象也惟初在下位去五甚遠而比之最先是謂有孚之比出於中心之誠然非有趨避而比也有孚盈缶亦即於初決之故象傳但稱比之初六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胡仲虎曰凡卦以下卦為內上卦為外此六二言內六四言外內外卦之分例見於比

見易曰二本五之正應與羣陰歸附者不同從龍最久誼亦最親如留侯之於高祖鄴侯之於肅宗所與者帷幄之謀所居者親近之地故曰比之自內唐德宗時稱陸贄為內相是也在二可謂得主矣得主而不自失非貞其誰能之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象正曰郤至入周王叔生見而悅之召桓公曰成叔必谷白公之入子西主之葉公噫曰姦人嗜其疾味此比匪之傷也　時論曰宋璟在途不與楊思勗語李鄘恥由承璀入相而力辭為比傷也楊收與楊立玠同宗因而入相以請托不盡從賜死則李鄘不猶愈耶

火傳曰象傳謂下順從也則三亦在比五之列三與上本居相應之位志在比五而不能得諸上如馬援勸隗囂專意東方而囂不能聽卒至隕滅傳曰不亦傷乎盍知上有後夫之凶而傷其愚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胡仲虎曰初六内也九五外也四宜應内者内无可比而比於五義之與比也　蔡虛齋曰傳曰外比於

賢者明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不但有其位又有其德比得其人也外者以位言五在四之外也見易曰六四外比比於賢也而其所謂賢者又在上也比於賢正所以從上其為貞吉者以此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本義　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已顯其比而无私故為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誡之象葢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　朱子曰田獵之

禮置旃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皆免惟被驅而入皆獲故以前禽譬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　訂詁曰上爻在五前故爻曰前禽盡爻在五後故卦曰後夫　按逆者禽迎我而來於民為順順者禽背我而去於民為逆

大傳曰彖著後夫之凶爻有无首之惡九五之所謂逆者亦何嘗舍之乎天下尊王後至必誅自禹已然矣舍逆取順則舜之於三苗文王之於崇也而逆卒為順是其舍之適以取之光武曰既得隴復望蜀是以為逆而不舍也吾兄伯玉曰宋太祖謂江南亦有何罪但卧榻前不容他人鼾睡併其順者亦不舍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本義　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无首以終始之象言

之則為无終无首則无終矣

見易曰上為衆陰之首衆陰比五而上獨後是无首也雖五不誡前禽之失上六終難免後夫之凶火傳曰无為福先无為禍始上六非无見也而終獲觀望之罪羅後至之誅故彖傳曰其道窮也識時務者在乎俊傑田横劉鈞空崛強以死耳哀哉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本義　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又以陰畜陽能繫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

程子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唱乃成陰唱則不成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不雨是其義也　陰唱則陽不和蝃蝀詩曰朝隮於西崇朝其雨是陽未唱也又云蝃蝀在東則是陽先唱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　麻衣言履在小畜之上蓋一柔自姤變同人同人變履履變小畜小畜變大有一剛自復變臨臨變豫豫變比也謙在豫上則履不宜在小畜下且以大畜反无妄而居下則知小畜反履而居下矣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王註　柔得位謂六四也體无二陰以分其權故上

下應之小畜之勢足為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為雨雨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烝而為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復道固九二之牽復九三更以不能復為劣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密雲而不能雨尚往故也

本義 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 胡仲虎曰剛中而志行與施未行二行字相應陽被畜而志猶可行陰雖得位而施未可行本義兩猶字專為陽言扶陽抑陰之義也 訂詁曰上應之指五上二陽助其畜者下應之指內卦三陽受其畜者卦雖一陰實是巽體三爻同力畜乾也

火傳曰以陰畜陽非欲害之也小人自恥爲倖臣欲結君子以自附而其君又欲羅致士大夫與之交歡非健而巽者能不降其志乎唐王毛仲召李宗諤宋環往赴中席推疾而去亦剛中志行之一節矣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本義 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

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 訂詁曰大畜有囊括宇宙包羅萬古之心胷故象曰多識以畜其德小畜有一言必謹細行必矜之學力故象曰以懿文德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本義 初九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爲正應而

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見易曰初與四為正應初之應之不知四之畜之也覺其畜後返故曰復自道所謂不肯由他途以進也未嘗不應特不受畜耳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本義　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吳因之曰初二守正雖同然初為四應故初難而二易初曰何其咎斷然許可之辭二曰亦不自失則因彼許此之義見易曰君子之行其志者雖由同德相牽亦以在中之德自能作主无主於中有牽之者即有惑之者矣

亦不自失所重者自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本義　九三剛而不中迫近於陰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為所繫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

項平菴曰輻陸氏釋文作輹按輻車轑也輹車軸轉也輻以利輪之轉輹以利軸之轉然輻无說理必輪破轂裂而後可說若輹則有說時車不行則說之矣大畜大壯皆作輹字　蔡虛齋曰輻重於輹說輹者

自止而不進蹔住之意也說輻者為陰所繫畜久住之計也

見易曰三近於四為四所畜小人之畜君子也不與
作緣則以為難致而猶有敬憚之意既入其彀則以
為易與而漸有陵視之心此三
之不勝其忿而有反目之事也
火傳曰說輻則安其室而无去志雖有同德无所事
其牽復矣故婦得以制之而至於反目由己之不能
正其室也不能正
即於說輻上見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胡仲虎曰三陽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脫輹四亦不能
无傷故曰血曰惕危之也必有孚而後血可去惕可
出乃可无
咎戒之也
火傳曰陽實陰虛四何能有孚所有者血耳血者陰
謀也殺機也四之有孚五孚之也五與三陽同德而

與四同體恐四之包藏禍心以不利於陽也故極誠以孚四而四亦孚五四有孚而血去矣陰陽相和則四亦可不防乾而免於惕也

六四有孚於血去始見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本義　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爲以兼乎上下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　胡仲虎曰攣與牽皆有相連之義初二皆乾體二連初以上進有牽之象四五皆巽體五連四上以共畜在下之三陽有攣之象中孚九五亦言有孚攣如凡易言交如者巽體之交也攣如者同體之合也　訂詁曰巽體三爻同力畜乾四爲畜主五以君力助之是富以其鄰也畜乾雖

由六四實賴九五左右之力名為巽止健實以健止健也

火傳曰隣指上九五四之孚既固又欲憑其寵靈使高位如上九亦自託於四也如漢哀帝使董賢過孔光私第欲光與交驩以貴之上九本陽德而受畜於陰陰陽既和正如孔光迎賢而拜奏殺王嘉以侯賢而賢之權遂倖於人主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本義　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為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　胡仲虎曰密雲不雨為陰言也今既雨矣剛中

志行為陽言也今既處而不行矣尚德載婦貞厲又為陰言月幾望君子征凶又為陽言陰畜陽至此已成陰雖正亦厲陽有動必凶為陰與陽兩不利之象

訂詁曰易言月幾望者三皆對陽言中孚言從乎陽歸妹言應乎陽小畜言抗乎陽也

火傳曰上九與三陽同德因四之血去而陰陽和向以四為娼賢害正者今且翕然稱之尊尚其德而忘其為婦也月以日為光月望則全乎日之光矣言陰之德皆君之所為也君子敢信之而不疑乎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本義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以兌遇乾和悅以躡

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陳器之曰卦辭之虎尾主九四言爻辭之虎尾主九五言見易曰詩云履帝武敏歆亦是躡帝足跡而進蓋履主於行故曰履不處也　虎指九五言狀君之威嚴也革卦大人虎變乾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皆於九五言

彖曰履柔履剛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王註　凡彖者言乎一卦之所以為主也成卦之體在六三履虎尾者言其危也三為履主以柔履剛履

危者也履虎尾有不見咥者以其悅而應乎乾也本義

謂以二體釋卦名義見得非指六三以柔履剛也六三爻辭有履虎尾句朱子恐人以彼准此故別而解之云兊為所履者乾也而履之者兊也象正曰盛陽在前陰以柔之不說則咥也詩曰百辟卿士媚於天子說之之謂也書曰汝无面從退有後言夫履虎尾而无後言者難矣詩曰上帝甚蹈无自瘵焉夫以甚惕之臣事甚蹈之帝不媚必咥何以已之其惟禮乎

見易曰有九五為君六三復為衆陽之所宗其周公負扆霍光輔政之日乎以周公大聖尚不免於流言居東毋惟乎霍光以不學无術自貽赤族之禍蓋其所履之地然也履虎尾而不咥者幾人哉

火傳曰五剛共宗一柔履與小畜皆同然畜之柔在四上卦之下也履之柔在三下卦之上也故三之多

凶其時與位為之五之所側目也惟説而應則虎亦可馴而无如九五為難説之主也履帝位而不疚既未可拑其援立之功剛中正而光明又未可結以媚兹之術不説則以為逼説則轉取其疑三之時位所履為極難耳故取其至危以為履象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傳　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

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何其可一也此由上下无定志也 郤詵曰限以勢之不得不止則不期靜而自靜縱以勢之所不得不趨則不期動而自動 時論曰不曰天下有澤澤在天下而曰上天下澤所以嚴大分也貫子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為宰輔不敢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力爭也尋丈之室无奥渫之位則父子不相别六尺之輿无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而况其大者乎君子所辨者路馬不齒疾行不弟之類也若天冠地履豈待辨乎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本義 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者

也 蔡伯靜曰履禮也履初言素賁文也賁上言白白賁无咎其即此之素履往无咎者歟 馮厚齋曰无應故曰獨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是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本義 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為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

丘行可曰履以陽爻居陰位二與四同也二有坦坦之吉四有愬愬之懼二得中而四不得中也二與五各得中位二貞吉而五貞厲二以剛居柔五以剛居剛也 存疑曰四所以坦坦以履道也順理則裕為善最樂履道坦坦幽獨守貞之象也履道便是貞坦坦便是吉

見易曰三為成卦之主居履虎尾之地二四近與之比四愬愬而二坦坦何也四位在三上最近於五其勢不得復下故以三之所履為其履而時有懼心焉二雖與三同體而有剛中之德居三之下與五无應是不肯援三以進者亦不為三受禍也理亂不問進退自如武人之榮辱不關幽人之夢寐久矣傳曰中不自亂歎其見之先而守之定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本義 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

害故其象如此

胡仲虎曰眇能視跛能履在歸妹初與二分言之行不中曰跛初九曰跛不中也視不正則眇九二曰眇不正也履六三一爻併言之惡三不中且不正也

見易時三本說主爲衆剛所宗爲九五所忌三之眇視跛履皆自處於不足固欲消五之忌而求說於五者也乃終不免於虎咥者以三无學術以將之一武人而已夫人不自馳騁而爲跛眇於大君之前雖猜主亦可以相安然使武人爲之則不足以消其忌而祇增其疑傳曰志剛也志也者形貌之所不能掩也火傳曰三爲說主本无跛㲋之志特以所履者多凶之地耳宣帝見大將軍如芒刺負背宣宗見大尉而毛髮森竪雖勢位使然而後世識衛公以專謂霍光不學无術是以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而衛公捧册之次日即出荆南良有以也三非不自晦而志剛不能已於有爲故眇而視跛而履猶有爲於大君之疑以

所遇者夬履之主也若真以跛眇自廢如羊太傅折臂為公又何患焉　問易曰武人為於大君猶言擬於君也真宗語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

張詠勸準讀霍光傳直以準為武人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胡仲虎曰本義於三之履虎尾曰不中不正以履乾是以乾為虎而三在其後也於四之履虎尾則曰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是以九五為虎而四在其後也以兌說視乾剛則乾為虎自乾之三爻視之五以剛居剛則謂五為虎　項平庵曰三言志剛可見四之志柔四言志行可見三之志不能行皆互文也爻以位為志蓋其所自處如此則志可知矣

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本義 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為夬決其履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蔡虚齋曰剛中正則有能為之資履帝位則挾可為之勢下以兌說應之則又得以遂其欲為之志如此者幸而不幸者也故雖正亦危夫才常傷於所恃而危多出於所安

見易曰兌有夬象羊口毒食草則不復生五為難說之主見說我之人即夬我之人以此履位故貞而厲

火傳曰履所以定位也三曰位不當五曰位正當三之不能與五爭者位也五之所以惡三者惡其志也故大象貴於定志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本義　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　汝吉

曰夫人一成而不可易者行一往而不可悔者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則其旋難矣故履道惟以終始而已矣　蔡虚齋曰考者稽卜後來事也祥字兼休咎言祥不是禍福乃禍福之朕兆也人事无一件无祥或善或惡俱有之但苦不能自鑑也

火傳曰履未有能離視者不視而履冥行耳三之跛由於眇以其不視而履至於履虎尾而見咥耳上所視甚遠不止目前一步地也莊子曰庖丁躊躇四顧善刀而藏之其旋之謂也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本義　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正月之卦也　胡仲虎曰三陽來而居內三陰往而居外陰陽之正惟泰卦為然乾坤至履陽三十畫陰三十畫陰陽數適相等然後為三陰三陽之泰泰豈偶然哉三陰三陽往來之卦凡二十而泰否適居其先故彖辭獨以往來言　又曰乾四月卦坤十月卦本義於乾坤不言獨自泰正月以下言之何也自乾坤二卦上篇泰否臨觀剝復六卦三十六畫而陰之多於陽者十二下篇遯大壯夬姤四卦二十四畫而陽之多於陰者十二又上篇自泰正月而臨十二月而復十一月陽月則順數已往自否七月而觀八月而剝九月陰月則逆推未來下篇自遯六月而姤五月陰月則順數既往自大壯二月而夬三月陽月則逆推方來以上必皆除乾坤然後見其多寡逆順自然之序此本義所以斷自泰正月首言之也至若乾

不言四月而言之於下篇之姤坤不言十月而言之於上篇之復蓋先天圓圖坤在剝復之間後天以復次剝剝復又自有坤下坤上先天乾在姤夬之間後天以姤次夬夬姤又自有乾上乾下此坤十月之卦不言於坤而言於復乾四月之卦不言於乾而言於姤也乾坤陰陽之極剝復夬姤陰陽消長之際也讀本義者不可以不知

見易曰陽固有盛於泰者陰固有盛於否者聖人所取於泰非取其陽之盛取其陰陽交也所惡於否非惡其陰之盛惡其不交也故處泰之時利用交不在於用君子而在於使小人化為君子處否之時利用不交不在於攻小人而在使君子不亂小人之羣是故調停之説宜於泰而不宜於否也

今按先天圖夬姤夾乾剝復夾坤陰陽消長其機甚迅陰自四月已萌則四月之為純乾者无幾時

至姤五月一陰生矣而始追數乾為四月之卦也陽自十月巳萌則十月之為純坤者亦无幾時至復十一月一陽生矣而始追數坤為十月之卦也乾坤陰陽之大父母姤復陰陽之小父母故於此特詳慎言之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蔡虚齋曰萬物通乃是氣通凡二氣之通必須於萬物之通見之　内君子而外外小人不是君子在朝廷小人在邦國只是内者為主而用事外者退聽而已

魏文靖事宋穆陵進講泰卦曰在外而心腹是寄

不為外在内而情意不屬不為内此辨内外之最清者○蘇子瞻曰泰不及壯夬之盛也聖人安於泰者以為小人不可盡勝必欲廹驅之使窮而无歸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惟泰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為无措然後君子之患无由而起此泰所以安也

見易曰二氣本不可相无交則氣通交則自然内陽而外陰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本義　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朱子曰財成是裁截成就之輔相是佐助天地之化籠統相續下來聖人裁之如氣化一年一周與他裁作春夏秋冬四時之類　熊

南沙曰乾坤而後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為泰无過无不及也既泰之後制其過補其不及所以保泰也

火傳曰天之氣周於地之氣常先三候而到故參差不齊聖人裁成輔相之法亦惟寓以扶陽抑陰之義而後得其中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王註　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牽引者也茹相牽引之貌也

見易曰茅柔類也初與四應四亦上卦之初也拔茅使以其彚征此化異為同化小人為君子傳曰志在外也外指外卦而言若其内之同德者皆已向用何待於初之拔乎四之不戒以孚孚於初也故泰以交

為道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王註　尚猶配也中行謂五　本義　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

王伯厚云復曰朋來所以致泰泰曰朋亡所以保泰　于蔡虛齋曰包荒馮河不遐遺朋亡雖四事各有簡中行非必合二者而言之乃為中行也蓋不能含容非中也當斷不能斷亦非中也泄邇非中也忘遠亦非中也中也者天理之當然恰好者耳

見易曰五爲中行之主與三陰同體固不欲分別君子小人過嚴也九二包荒所以相得二以剛中之德能盡破其異同之見如馮河之勇无所疑忌陰雖遠而不之遺陽雖近而不之比謂之朋亡併初與三皆能化之以忘其朋而成泰交之治也

火傳曰光則心事共見大則度量足容是能包荒是能得尚於中行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本義　將過於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　時論曰小畜自上畜下攣如之孚五下孚四也泰自下交上勿恤之孚三上孚四也此際交則天地交矣　訂詁曰六四

居三陰之下羣陰所從以接陽九三居三陽之上羣陽所由以接陰二爻正相交之地爻中二孚字相應

火傳曰泰之時君子小人分内外而已无所爲朋比之分也故君子小人未嘗不相孚以成泰治迨泰運將衰時勢變而小人心亦變矣艱貞无咎君子於此有戒心焉勿恤其孚不因是而遽生異同也如是雖君子道消亦可以不及於禍无禍斯爲福矣至否之九四曰疇離祉猶共食此福也否之四即泰之三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本義　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　胡仲虎曰不待富而其類從之

必求者小人之勢也不待告戒而自相從期於必信者小人之心也 蔡虛齋曰陰主利以陰之能言陰不富以陰之質言也

火傳曰小人无交以勢利為交勢利與共則臭味與同非其共者不能同也故翩翩之來因其皆失實也不戒以孚孚本於中心之願然後知向來與君子之孚皆面交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本義　以陰居尊為泰之主柔中虛己下應九二吉之道也

焦弱侯云治泰之事九二主之六五獨享其成故二爻言事而不及福五爻言福而不及

事尚如舜尚見帝歸如帝女釐降其交如此　訂詁曰帝乙象五妹者指上卦二陰五能屈陰以從陽則上下志同而泰道成矣　二曰尚五曰歸一往一來之義

見易曰六五虛中應二共成泰治五无所為也惟能享泰時之福而已故曰以祉元吉以祉者如嫁女於人不以他長惟以福耳以其福即能造一家之福九三所食之福亦由此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程傳　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泰終將反於否如城圮復反於隍也　丘行可曰泰過九二則曰无平不陂

過六五則曰城復於隍泰以二五為中過則否矣胡仲虎曰命亂則復否告命以治之不付之於不可為也　虞仲翔云有水稱池无水稱隍見易曰城復於隍則其邑危矣互相告命以自為備可也用師何為乎君子以仁義為干櫓以禮法為藩輸自邑告命以此而已夬之彖亦曰告自邑不利即戎聖人於吾道盛衰之際一以正已為主不欲君子之有争也

今按泰卦自初至五皆共成泰治者也本義以二五上下交為致泰之主然當泰時而使内外无有異同者則三四彌縫其間也故六四之翩翩不富以從陽也不戒以孚孚於陽也傳曰皆失實也言三陰皆在外有高位之名而无任事之實失實猶言失勢也賴九三之孚於四故皆翩然而至謂之

中心願者明无所矯強也故泰五爻皆言泰也惟至上六為泰之終終則必變古今无長泰不否之理城復於隍天之命矣命豈可以力爭惟互相告戒知命不可違各守其貞以自盡而已傳曰其命亂也天有治命有亂命若此者其亂命也至否之九四曰有命則亂者又將治矣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本義　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　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誤也傳不特解其義亦可見吳忠畝曰先天之卦泰以否對後天之卦泰以

否繼對則遠而繼則近也先天自乾八卦便至泰泰三十二卦方至否泰易而否難也後天自乾十卦方至泰泰一卦便至否泰難而否易也否而泰泰而否有若循環而泰之中又有否否之中又有泰倚伏之機可畏也哉　劉翔曰否之時雖不利君子之貞君子之貞不可无也守此不變時之否道之亨也　徐子與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天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歸之天否則責之人見易曰否非人所為也天也或謂歸之天則人責卻然所謂君子者固不以天意廢人事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

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呂伯恭曰否上下不交有天地之形而无乾坤之用故不言健順也 蔡伯靜曰彖傳言陰陽者惟泰否而已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也否言剛柔則其質也 楊誠齋曰不交之病非一君臣相猜猶不交之外也德宗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此耳不交於目也二世笑趙高之鹿馬而信其言以關東盜无能為此目不交於耳也一身之中耳目不交否可知矣 時論曰彖以內外取義爻小人之在內爻以上下取義猶幸君子之在上也陽爻固吉陰爻亦未有凶者挽其志以尊君散其羣以歸大人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本義 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

以禄位榮之 蔡虚齋云蘇子瞻所謂舍者常爭席及漸喜不為人所識即此意也德不儉則人得物色之矣既為人所物色則爵禄之來有不得辭者矣夫爵禄之來者禍之來也小人道長决不利於君子故君子惟有見幾而作

見易曰否之時天地不交君子亦惟儉德自晦不與小人作緣以法天地之不交而已而託言於調停以為挽回者此徒自敗乃德而於世運无分毫濟也小人欲敗君子之德必亂君子之羣榮禄者其亂羣之媒也君子儉德辟難辟榮禄而已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項平庵曰泰之初九君子始以類進君子難進故聖人勉之以征否之初六小人始以其類進小人易進而為邪故聖人戒之以貞　象正曰消長以道亦各以其彙也棘始生而為荔挑三歲而為荊小人之始進无以別於君子也與氣相漸而鴽鼠易貌矣見易曰否初无以異於泰初也泰勉其征否戒以貞小人始進本无壞天下之心仕宦久而熱中深不自知其至此極也傳曰志在君也以君為志則天下不受其害矣夫為小人者苟能出而圖吾君則即君子矣何必別求為君子者而用之乎

火傳曰泰初之拔茅君子之拔小人也否初之拔茅小人自拔其類也君子小人意見之分別如此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

也

本義　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

蔡虛齋曰包承二字不為君子言為小人之知有君子言也所懼者不在於純乎小人而在於不純乎小人而能包承君子也蓋惟能包承君子故能孫君子故曰大人否亨

訂詁曰王莽下士子雲失身蔡京奉法君實受欺當其承之時最易眩人故戒之曰大人否亨否者閉塞之義所謂君子難悦是也

見易曰二以承為包君子受小人之承順不覺入其籠絡也為大人者守吾否可也不否則无以自絕於小人小人小人之害君子必先亂君子之羣使自相參差安於否斯羣不可亂矣

火傳曰泰二用包否二亦用包小人得志一皆效君子之所為也特九二之包荒志在不遐棄也六二之包承志在亂其羣也故小人樂君子之包而君子不受小人之包君子小人之介辨之明否之所以終泰者以此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見易曰三與二同為包也二陰柔而中正恐君子不覺其為小人而受其包故以亂羣戒之若三不中不正有識共見為君子所棄久矣亦欲效二之包以牢籠君子君子不受自取其羞故傳以位不當斥之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本義　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

其剛故為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命謂天命

胡仲虎曰諸解皆以命為君命本義以為天命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否九四曰有命否泰之變皆天也泰變為否易故於內卦即言之否變為泰難故於外卦始言之本義於泰否之四皆曰已過乎中而否之三不言將過乎中也泰之三必无咎而後有福否之四必无咎而後疇離祉三四乾坤交接之處陰陽往來之會君子當此必自无過而後可為福而後可為疇離之福

蔡虚齋曰九四不極其剛此理少有能識之者往往錯了機會司馬君實亟反新法直至雇役之類一皆罷之是以一轉而為紹聖之禍故復曰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時論曰過中則交矣人處通時未有念命者艱難則念命或以命慰或以命冀或以命决九四之有命聖人所以鼓君子之氣也

火傳曰否時之小人亦自內而外君子耳非必盡害之也在君子惟以義命自安儉德辟之而已小人有羣君子有疇羣不亂故疇離祉　惟有命而无咎故志行不則雖已有命求治太急其志終不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胡仲虎曰以大人而處六二之時有德无位當守其否而後道亨以大人而居九五之位則有德有位能休時之否矣然在前日不能處否而亨在今日豈能為天下休否乎謂之休否否雖暫息猶未盡傾也大人於否之方休即有戒懼危亡之心故卒能傾否以成泰耳

見易曰泰否爻象略同所異者五耳六五居泰以陰而應陽九五居否以陽而防陰此上下交不交之别

也是故世運之否泰全
繫乎君心他无與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楊誠齋曰否已傾矣上九猶有懼心焉制其喜而不敢先馮異曰願陛下毋亡河北之時小臣毋亡巾車之恩得此義矣　訂詁曰先否後喜即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之意正與其亡其亡之君心相似見易曰泰終致吝否終致喜天道之盛衰人事之憂喜互藏其機如此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本義　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惟一陰而

五陽同與之故爲同人於野謂曠遠而无私也 胡仲虎曰

同人於野其同也大利君子貞其同也正亦有所同者大而不出於正者故又以正爲本 蘇子瞻云同人於野野者无人之地也至於无人之地則同我者皆誠同也故利涉大川苟不得其誠同與之居安則合與之涉川則潰矣涉川而不潰者誠同故也 象正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至於同人乃利君子貞貞者君子所慎用也伯玉平仲所謂君子也孫蒯逐君告伯玉焉伯玉出於近關甯喜納君告伯玉焉伯玉亦出於近關伯玉似以貞爲不利而利其近於幽人者崔杼之難平仲端委而立於門外欒高之難平仲亦端委而立於門外平仲似以貞爲利而利其近於女子者子孔爲載書國人弗順子產請而焚之子產作丘賦國人弗順子寬以告子產則不改也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范宣子爲政費貨於諸侯子產寓

書以砭之及子產鑄刑書叔向亦砭子產子產不毀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故子產之同

人而貞亦不可能也久而貞不可能其不同

今按易言涉大川者十二其見於卦者八見於爻者四大抵卦體有乾坎艮巽者皆取此象如需訟以乾合坎同人以乾互巽蠱以艮合巽大畜以艮合乾益以巽互艮渙以巽合坎中孚以巽互艮一則曰木道乃行一則曰乘木有功一則曰乘木舟虛也謙之初頤之五上皆從艮取未濟之三從坎取益坎為水川象也巽為陰木而虛有舟象又為風象利涉也乾健而艮止操舟者非能行能止固不足以涉川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同人曰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本義 柔謂六二乾謂九五 程可久曰所以成卦者在六二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所以利君子貞者在二體之相為用故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所以同人利涉者在九五故曰乾行 皇極外篇有云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能順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此即通天下之志之說也 焦弱侯云二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以同人凡卦以柔為主者皆然履之六三不自亨也必曰應乎乾小畜之六四不自亨也必曰剛中而志行大有之六五不自亨也必曰應乎天而時行此皆柔為卦主而其濟也必稱乾乾所以為大而坤得主而有常之義諸卦足以發之矣

來元成曰一陰之卦凡六而云得位者三一陽之卦凡六而未言得位蓋陽得位於事為可喜於道為至常陰得位於事為可憂於道為大變易者憂患之書故舉其異者以相告

見易曰一陰為衆陽所同曰同人然而二必應五明健合德而後可以同人故傳更申以同人曰三字以見於野涉川之事非二柔德之所能為必應乎乾而有得乎乾行也二文明五剛健以是而應是為君子之貞二雖守正不苟同於諸陽而諸陽亦皆以其貞而信其志斯无不同矣故曰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本義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蘇子瞻云水之於地為比火之於天為同人然比以无所不比為比同人

以有所不同為同也　時論曰天陽火陰非類而類故帝釐下土别生分類禹别九州任土作貢男女别姓上下辨禮士辨志官辨事此不妨彼彼不妨此此以成彼彼以成此若晏子和同之論是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本義　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无繫應可以无咎　丘行可曰兩戶為門陰畫偶有門之象同人隨之初九節之九二皆前遇偶故謂之門一扇為戶陽畫奇有戶之象節之初九亦前遇奇故謂之戶戶一而門二也

見易曰初九出門而遇六二非其心之所期也本无心於同而同焉故三與四皆不與之爭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本義 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繫於私吝之道也

見易曰卦惟六二一陰五陽皆欲同之二无所宗則交濫矣五二之宗也惟志在於宗故吝吝者交之道也二惟守其於宗之吝所以能成於野之亨

火傳曰二爲成卦之主五陽皆欲宗之夫同人而有宗名此伏莽乘墉爭端之所由起而大師之所由用也後世黨禍皆起於宗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本義　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時論曰安行謂安分而下即四困而反則之意同人以理通天下之志則三四危疑之位皆安義矣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本義　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為三所隔故為乘墉以攻之象胡仲虎曰三以剛居剛懼九五之見攻者屈於勢也四以剛居柔乘墉而終不克攻者屈於義也文公十年晉人納捷菑於邾弗克納穀梁傳曰弗克納其義

也正此

書法

見易曰二之宗五貞於一也四始而攻之既而義之故弗克也

火傳曰齊人之求管仲惟恐不得之於魯晉人之反士會惟恐不得之於秦竭其智力以期必得豈異於伏莽乘墉之為哉三四之求同於二而至有攻伐之事其志亦猶是也獨是二與五中正而應非若管仲之有意於齊士會之有心於晉故不可以志求力取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本義　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

而為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

見易曰莽自伏也大師克而莽平墉自乘也大師克而墉墮人世之險阻至此盡銷可以同人於野矣

火傳曰二五之心同也以三四間之至於用師相克而不能散其同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既相遇而後笑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本義　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

見易曰於野者謂其曠遠而无有限隔大同之象也於郊雖在國外其實避人世而逃虛空桀沮溺丈人

之流耦耕偕隱為志者也士君子隱居求志必以通天下之志為志若獨潔其身以為无悔是喪志也爻辭取其不妄同人故曰无悔象傳病其不欲同人故曰志未得也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程傳　諸卦具元亨利貞彖皆釋為大亨恐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為元亨盡元義也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蠱升鼎也惟升彖誤隨他卦作大亨　黄元公曰元亨利貞乾四德也諸卦之言四德皆有益辭若坤屯隨臨无妄革是也大有元亨大壯利貞无益辭矣大有

不言利貞者柔專主也大壯不言元亨者剛太強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王註 處尊以柔居中以大體无二陰以分其應上下應之靡所不納大有之義也 楊誠齋曰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為同人我同乎彼之辭也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為大有我有其大之辭也 溫公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亂亡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衆元亨

也　蔡虚齋曰時行即應天之義必居尊位然後得以應天而時行故天命有德自我章之天討有罪自我刑之天秩有禮自我庸之天叙有典自我惇之皆應天時行之實也

見易曰五以柔主而統五陽傳稱其位曰尊位中曰大中特辭也其堯之垂裳舜之恭巳乎是故南面之位以无為為尊人主之德以无為為大也

同人履應其德曰乾大有應其時曰天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本義　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釁蘖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无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　楊誠齋曰

同人離在下而權不敢專故止於類而辨大有離在上而權自己出故極於過而揚　李猷吉曰火在天上无所不照物无遯形善惡畢露使遽賞罰之則四海兆民能勝罪之耶又能盡爵之耶故聖人不曰罰而曰遏遏之又遏則罰行不曰賞而曰揚揚之又揚則賞行天命有善而无惡故曰順天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本義　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繫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　項平菴曰大有之初九即同人之上九皆遠於柔者也同人六爻獨上九為不得志大有六爻獨初九為无交然而六二當同於人在上九獨不見同此二之吝非上之

過也故為无悔六五受人之交而初九獨不往交則害於大倫矣故為有害馮衍梁鴻之在東漢皆居大有而无交者也

見易曰離明在上上下五陽皆為所有初獨遠於五而處最下有孚交之主而不欲上交豈非害於義而有咎乎匪咎者初自不以為咎也於大有之世而甘處其艱蓋不肯適大有之適而自適其艱艱則无咎不艱則猶以為咎也世固有此枯槁偏僻之流傳曰无交害終以大義繩之

火傳曰初即无交豈能逃於大有之世哉正如怪石幽花自生自死於山林朝廷不問適足以彰合同之化若盡收之朝廷則所有小矣大有者无所不有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

敗也

本義　剛中在下得應乎上為大車以載之象

見易曰當大有之世六五虛中以任九二凡天下之事皆萃於二之一身而二受之而不辭者惟其為大車也車以載物然必量車而載載過其量則車敗矣量有餘於載者視其中之所積減之而不覺輕增之而不覺重斯真大車也以是引重而致遠寧有顛覆之虞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本義　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　春秋傳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

得此爻曰吉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是卜偃時巳讀爲享矣

見易曰大有之時因朝會之期以行黜陟之典其爲公者賢侯也天子享之蓼蕭湛露昭其寵也不肖者有罰罰者不與於宴享故曰小人害也言有罰也

火傳曰无交者見大有之師濟而矯退以貽譏弗享者因大有之豐盈而僭越以蒙罰皆以大有害之也亦豈有害於大有哉兩害字著眼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程傳　彭盛多之貌詩云行人彭彭又云駟騵彭彭皆言其盛多也　本義　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

近之有僭逼之嫌然以其處柔也故有不極其盛之

象而得无咎

象正曰禹之昌言曰洪水滔天予乘四載予決九川暨益暨稷懋遷有无化居烝民萬邦作乂夫以作乂之功蓋於益稷一則曰予再則曰予其咸於自舉也舜乃稱之曰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夫帝舜則可為明皙者矣不然則是以禹為迫已也訂詁曰其者四自謂也近君者勢不挾而震用事者權不招而集權勢所歸禍敗所隨六五柔中而四以剛逼之必也引嫌多懼觀諸陽之盛皆五之有已不敢僭有其彭而後可以无咎

見易曰四與初爻辭皆云匪匪者不然之辭也二爻居二卦之下於大有之時多所憂畏初見衆正彈冠

而憂之憂榮之必有辱也故其咎其无交而初不以為然四見豐亨豫大而畏之畏滿之必有傾也故其矜其彭而四不以為然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王註　居尊以柔處大以中无私於物上下應之信以發志故其孚交如也夫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既公且信何難何備不言而教行何為而不威如為大有之主而不以此道吉可得乎

本義 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己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

蔡虛齋曰厥孚交如謂上孚於下下孚於上兩相交也傳曰信以發志也蓋據見在則上下兩相孚推本原則由上發其孚 蘇子瞻曰處羣陽之間而獨用柔无備之甚者也以其无備而物信之故歸之者交如也柔而能威者何也以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備生於不足不足之形見於外則威削

見易曰五以柔主信任臣下分則君臣誼同朋友故曰交如世主之好自尊大惡其不威也開心見誠之主其體愈降其望愈崇故曰威如馬援邀遊二帝間見子陽飾邊幅唖為土偶一覩世祖袒幘坐迎服其

豁達始信帝王自有真也
非易而无備之一徵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本義　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　項平菴曰六五在本爻但見其履信思順而已至上九而後見其尚賢故孔子曰又以尚賢也皆為六五而言蓋大有之時羣心皆應未足為大又能尊賢乃為大也育羣才易有大賢難武王必得箕子而後為大有

傳曰大有上九明事闕全卦非止上〻

見易曰上九以剛居上益與五同時南面稱孤者也識五為真主天命有歸乃悉其所有納土歸命如漢之竇融宋之吳越所以全其有者大矣故曰履信思順又以尚賢也此亦應天而時行者天祐之吉指上

九也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本義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　馮厚齋云凡一陽五陰之卦其一陽在上下者為剝復象陰陽之消長也在中者為師比象衆之所歸也至於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自上而退處於下者為謙自下而奮出乎上者為豫此觀畫立象之本旨也　焦弱侯云凡一陽統五陰之卦象傳皆

指出一剛字復曰剛反師曰剛中而應豫曰剛應比曰剛中剝曰柔變剛惟謙不然謙不貴剛也

見易曰君子之學以謙終其身者也衛武公年九十矣抑之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正考父之鼎銘曰一命而僂二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可謂謙亨有終者矣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蔡伯靜曰下濟而光明艮也艮之象傳曰其道光明是也卑而上行坤也　歐陽永叔曰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曰天地鬼神不可知為其可知者人而已曰中必

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草木之盛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也人之貪滿者多禍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其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但據其迹之可見者云爾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无以異也　蔡虛齋曰通六爻皆言人道好謙乾上九過高志滿則賢人不輔惡盈也屯初九以貴下賤大得乎民好謙也

象正曰野井之唁齊侯致服器焉三致而三辭齊侯强之昭公敫然而哭諸大夫皆哭以人為菑以襲為席以案為几以遇禮相見是則不可為謙也謙之為道見盈而思虧見福而思害也仲虺之誥曰慎厥終惟其始謙之謂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本義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增卑以趨於平亦謙之意也蘇紫溪曰裒多益寡是就心上斟量人心知人與己同則謙但知有己則盈凡下人之心寡上人之心多正為己心重耳稱猶權之稱物稱有低昂无低昂心有輕重无輕重心歸於平焉耳

見易曰謙之為道非有過恭已甚之行適得其平而已夫上下之交各有則焉而人上交則諂下交則瀆瀆非謙也諂亦非謙皆違其則者也裒之益之稱物之宜以平其施而謙道光矣汲黯見大將軍而揖張廷尉為王生結襪皆不違則之謙也豫與謙反對豫二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深於謙者乎

火傳曰心有多无寡寡豈能益多日裒斯日見其寡耳極其裒益只得心平心平而後能稱物稱物而後

施諸物者始各得其平謙之為物平施而已非有過卑之行也兄湘之曰地中有山非地上山也所謂深谷為陵益地道變盈流謙之所為也裒多益寡正地中有山之象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王註　處謙之下謙之謙者也　焦弱侯曰卦以謙名又居最下曰謙謙易言乾乾夬夬重剛也坎坎重險也蹇蹇互見重坎也

訂詁曰用涉與利涉不同利涉者其才其時利於涉耳用涉者用此道以涉然後吉也偕涉川以明履危處難之意

見易曰初處最下與勞謙之三同為君子則知君子者謙德之稱不以上下殊也　卑以自牧言謙德難

馴寧過卑以調伏之於其初也

火傳曰用者用此爻之義以涉大川也涉川者不可爭先用兵者不可恃勝惟謙道得之

六二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王註　鳴者聲名聞之謂也　本義　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者也　朱子云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不貞則近於邪佞六二以陰處陰故戒之上六之鳴卻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謙本不要人知況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也

見易曰武侯發教府屬令勤攻吾過不難違覆此皆出自中心之誠然也豈僞謙乎禹拜臯陶之謨曰師

汝昌言衛武公抑之篇自稱小子皆鳴謙也故鳴者心之聲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本義　卦惟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

胡庭芳曰謙以九三一爻為成卦之主文王彖辭惟主九三一爻而言不及其他周公爻辭不易但推其勞而要其吉耳　王景孟曰舜之賢禹也而曰洚水警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此服其勞也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服其勞而能謙也夫功吾功能吾能也天下何與焉矜伐之心不去則天下羣起與之爭矣何以致萬民之服哉　象正曰仲尼觀於五德曰吾其為土乎土四德之所出入也亭毒萬物而不

為功君子夏行就陽冬行就陰急病而讓夷食蔬而任劬若是而猶恐懼於禍患　鄭伯如晉公孫段甚敬而卑禮无違晉侯嘉焉賜以州田季孫宿之拜莒田晉侯享之加蓬武子辭請撤加而後拜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以伯石之汰也勞謙而得州田以武子之專也勞謙而得好貺故致謙存位非德之至而君子取焉若管子平戎於王室卒受下卿之禮而還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八邑辭固予之乃受六邑

可謂勞謙君子矣

見易曰以禹之八年於外冠掛而不顧簪墮而不掇而謨止載其不自滿假而已是故真勞者未有不謙者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本義 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更當發撝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

趙汸水曰下三爻謙善其身皆言吉上三爻謙善天下皆言利

見易曰四本謙順之德而居勞謙之上鳴者宣之於口撝則見之於躬所謂動容周旋者是也撝謙者抑抑之威儀也雖位尊於三而折節下之以示不安其上之意人疑其恭也故聖人以不違則表之則即稱物之宜也

火傳曰下三爻以能下為謙上三爻以坤順為謙以為謙者不但收斂是謙發皇亦是謙故四曰撝謙雖制禮作樂皆有一定不敢違之則所謂稱物平施者是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本義 六五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 楊誠齋曰不富心之虚也虚心以納天下天下之善歸之漢高自以不如三傑故能有三傑也 象正曰謙者師之利也不欲多勝人而後衆莫之勝

見易曰征不服者要其服也如大禹之舞干而苗格文王之因壘而崇降因其不服益退而脩德而後得志以謙道得之也 又曰侵伐以謙而得利者不獨禹文王也晉文公退三舍以避子玉孫叔敖南轅反旆以避晉師而卒皆得志老子云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則用謙之道也謙字自禹征有苗伯益發之

火傳曰六五爲坤之主坤衆皆其隣也而曰不富者不恃其衆也夫不恃其衆乃可以用衆故利用侵伐焉傳曰征不服也言必有不服者斯征之非貪功而喜事也　問易曰六爻惟五不言謙而曰不富人主之謙不在卑躬折節惟在以虛受人不富衆其虛也以其隣謂左右習上之德而皆相尚以謙也書曰臣哉鄰哉是則稱爲隣者亦謙辭也

上下一謙以征不服其誰禦之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本義　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

見易曰上六居坤之上處順之極蓋以高位而得衆者而以謙鳴焉據上之時位順衆行師可以无往不利而惟用征邑國自治其私斯即其謙矣傳曰鳴謙志未得也言其志在處卑而居卦之上位與志違也曰可用者蓋託言於才力不足僅可行師以征邑國而已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本義　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為順以動故其卦為豫

朱子曰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　丘行可曰屯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无震

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卦合震坤二體故併言之
九家易曰震為建侯坤為行師故卦具二義國語謂
之居樂出威註云居樂坤
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訂詁曰易有時有用有義時其所遭也用其所致也
義其所寓也六十四卦時而已矣事若淺而有深義
曰時義大矣哉欲人思之也非美事而有時或用之
曰時用大矣哉欲人別之也大事大變則曰時大矣

哉欲人謹之也　蔡虚齋曰宋景公有君人之言三
而熒惑為之退舍商高宗因雊雉而脩德而商道復
興此豫順以動而天地如之之據也　日月不過四
時不忒天地順動之符驗也日月不過以晷刻言四
時不忒以氣候言　彖正曰謙禮也豫樂也禮以地
制樂由天作地制以艮天作以震禮樂者刑罰之抵
也禮樂不作則刑罰不
清而斧鉞鐘鼓皆儆矣
火傳曰豫之時上有有貞之君下有由豫之臣人望
皆屬四矣為四者既不能避嫌以聽國事之環亦不
敢冒嫌以生天下之疑建侯以維本支於不救行師
以効臣節於封疆武侯所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順
以動之
謂也

彖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

本義 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 徐子與曰先王之一靜一動皆奉天以從事方雷在地中伏而未發則以之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法其靜也及出地奮而成聲則以之作樂崇德薦上帝而配祖考法其動也

倪鴻寶曰倫治律以鳳鳴夔治樂以獸舞復之治律以地雷豫之治樂以雷地鳴者氣至舞者聲通雷蟄地為氣雷奮地成聲也 豫以作樂崇德先王之德即樂之德言德則知其和也德不可一德名猶聲不可一音舉聖人之德配四時則知其氣周於十二律也是故復心曰見仄之必斂者也豫德曰崇聲之必縱者也

訂詁曰雷以宣天地之和樂以宣人心之和崇德崇祖考之德也郊祀后稷以配天益冬至

祀天南郊而配以祖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孟季秋祀上帝於明堂而配以考也按祭於南郊曰天祭於明堂曰帝則郊者古禮而明堂特周制也為壇而祭謂之天祭於屋下謂之帝

見易曰聲音通於鬼神作樂以寫祖功宗德也奏之上帝明吾祖宗之德足以配享於帝所謂崇德也

初六鳴豫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本義　陰柔小人上有强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　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

見易曰統一卦觀之其辭曰亨蓋合二體為順而動故亨也析逐爻論之則凶悔過半則以四為成豫之主凡與應者比者皆因四之豫而溺其志也故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豫與謙反對豫之四即謙之三也凡謙之諸爻與三應者比者皆吉而利豫之諸爻與四應者比者多凶而悔蓋有而不居之謂謙樂其所有之謂豫習於謙者慮必周故征伐皆可以獲利耽於豫者志必怠惟介石乃不至於罹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本義　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

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　蘇子瞻曰以陰居陰而處二陰之間晦之極靜之至也以晦觀明以靜觀動則凡吉凶禍福之微如黑白判於吾前是以動靜如此之果也介於石果於靜也不終日果於動也知幾也　訂詁曰衆人之慮淺故成而有渝其悟也在事後君子之識微故不遑暇豫其覺也在幾先夫惟有介於石之明而後有不終日之決傳雖以不終日為中正而大傳盛贊君子之見幾以此見易曰介石內力定也莊子曰泰宇定而大光發故能見幾明決不至後時二與四共成豫治而不附於四如金日磾與霍光並受顧命而不受秺侯之封亦不納女於后宮殆其倫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本義　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為卦主故

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也　蘇子瞻曰據靜以觀動者見物之真六二是也乘動以逐物者見物之似六三是也物之似福者誘之似禍者刼之我且睢盱而赴之既而非也後雖有誠然者莫敢赴矣故始失之疾其終未有不以遲為悔也　象正曰臧文仲獲地於重館凧也子太叔弛慕於晉庭遲也天下不以遲敗者能幾乎然既豫矣而又遲之是重悔也周官曰畜疑敗謀怠忽荒政

言盱豫而多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本義　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　焦弱侯曰初應四三五比四為凶為疾獨六二不繫於四中正自守為貞吉則九四之不得為純臣可知四外陽內陰才有為而誠不至者也惟其才足以有為故曰大有得惟其誠不至故戒以勿疑五之貞疾四實為之也君子於四取其志大行於五傷其乘剛功罪定矣

見易曰天下皆仰豫於四獨六二退然自守苟以其不附已而疑之則朋黨之異同起矣夫二之異不害天下之同四不強二之同自不生天下之異四志大行四益以天下同已為志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程傳 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逼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能任天下之事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盡去之義各據爻以取義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於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矣 王景孟曰當豫之時而不爲豫者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不得豫者六五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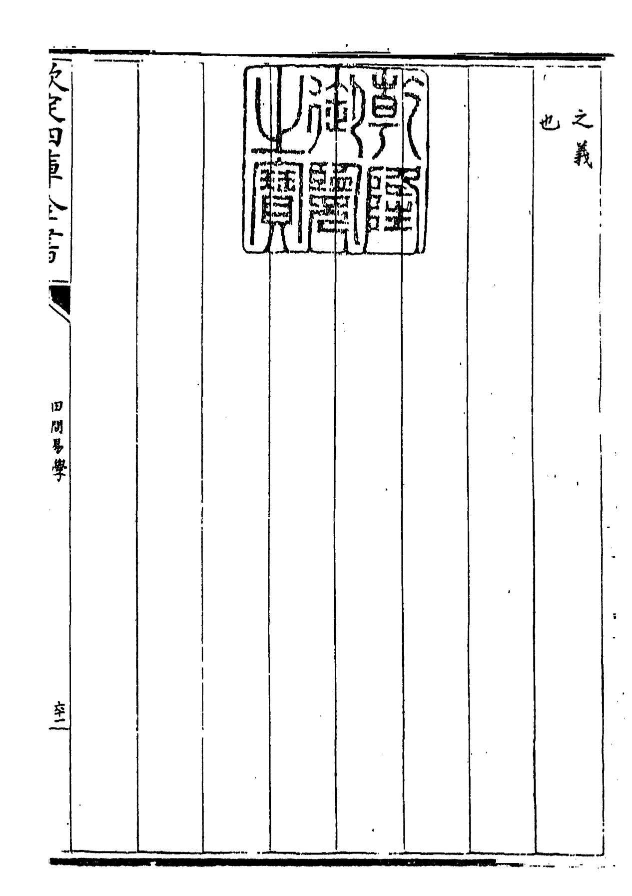
見易曰五非庸主也知事權之已去而寄情於聲色以自晦於疾者乎而於憒憒之中時或了了故曰恒不死

火傳曰五當豫而疾其疾也以乘剛其恒不死也亦以乘剛武侯之於后主也武侯在而后主不豫武侯殁而黄皓導以豫矣疾已而中亡有死而已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本義　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所以廣遷善之門也

訂詁曰成有渝成猶定也如春秋求成之成渝者變也如渝盟之渝記云一成而不可變成渝對舉之謂也　蘇君禹曰爻於三之悔則欲其速圖於始於上之渝則幸其改正於終是故輪臺之詔君子猶有取焉　參義曰以往事觀之如楚莊聽伍舉之諫而罷淫樂齊威因淳于髡之諷而行誅賞皆成有渝



之義也

田間易學卷二